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

吴晓明/文

提 要: 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 马克思的学说意味着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入到批判的把握之中。这样的本质—根据, 一方面是资本——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 另一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既作为技术的本质, 又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的学说是现代性的双重批判; 而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 同时也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因此, 马克思的批判将“体会到异化”提升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正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 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特定的原则高度, 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就依然作为“思想母体”在我们的时代中起作用, 确切些说, 就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 当代世界; 现代性批判; 社会现实; 唯物史观; 新文明类型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自马克思的学说诞生以来, 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那样, 对于人类历史产生过如此切近而深远的影响, 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引起过如此持久而广泛的争论。事实上, 这样的影响和争论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虽说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 就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并在海格特公墓被永久地埋葬了, 虽说诸如此类的“讣闻”后来也一再被发布并广为流传, 但事情看来决非如此。在较为晚近的年代, 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敌, 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家”, 以及更多试图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专家, 只要是稍有见识者, 也不再否认马克思学说之深远的时代意义了。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 桑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项目编号: 12&ZD106)的阶段性成果。

巴特的论断是“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拉宾，1981：7—8）时隔86年，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各种大相逕庭的见解的根源。”（海尔布隆纳，2016：1）

对于马克思学说之意义的估价和论断，我们今天也许有了更多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的时代感；而对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最好纪念，莫过于就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作出深入于思想内容的积极阐述。本文试图依循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的关联来展开论述，从而表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在一个方面是以超越知性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在另一个方面则是以充分占有现代性成果的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正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一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并且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特定的原则高度，所以马克思的学说就依然在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统摄着当代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

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作为一种学术或理论上的分类而言，往往意指马克思学说的一部分，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其特别重要的核心部分）。但就哲学之更加广泛的、与时代本质相关的联系而言，正如黑格尔将哲学标识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样，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称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这样的意义上，为了阐述特定的思想—理论与时代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不同尺度，事实上可以形成更高标准的“哲学”概念——用以表示主导并统摄一整个时代的思想“母体”或文化主干，而其他的思想—理论都是在由其规定的问题框架或意义范围内活动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就以这种方式区分了“哲学”和“思想体系”：哲学首先是指“上升的”阶级意识到自我的一种方式，因而哲学就成为一整个时代的思想的武器和语言的共同体，成为对其间所有的知识进行统一的整体化方法和调节性理念；而所谓“思想体系”，则是围绕着“哲学”的枢轴来旋转的，并且是从这一枢轴中去获取其问题定向并规模其意义领域的。就这样的“哲学”概念而言，虽说哲学创造的时代是不多的，但可用以标识不同时代的根本性质与特征。萨特由此将近代以来的哲学区分为三个“著名的时代”，即笛卡儿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萨特，1998：10）

这个说法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的学说被把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因而被特别地把握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清晰地看到：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实际上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以前观念的“表面更新”；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复（或重新发现）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萨特，1998：10）事情确实就是如此——在这里得到强调的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的“命运”。这决不意味着各种“超越”的主观意图不存在，也不意味着那些似乎已成为“超越”的实际成果全都无效，而仅仅意味着：当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时，代表该历史时代的“哲学”就依然作为思想母体统摄着各种“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规范其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任何人、任何理论、任何“思想体系”（包括一般意义的哲

学)都不可能超越其时代。正如黑格尔所说,“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1961:序言12)

在这样的意义上,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性质,在于马克思的学说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把握并切中这个时代的本质—根据。一种“哲学”的真正生命力和统摄力唯独是根据这种情形来接受指派并获得估价的,而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所能经验到的思想界的实事之一,恰恰是马克思学说之恒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统摄力。熊彼特(他被称为“资本主义传统的坚定捍卫者”)在1942年便就这一实事作出过如下的说明:绝大多数思想家的创造在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或者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或者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不断地遭遇到拒斥、攻击和反驳,但却一再地重新出现了——这样的作品乃可称之为伟大的,而马克思的学说无疑就是伟大的。伟大的作品根本无需乎其基本构思和细节完全正确,甚至“可以想象它基本上是错的”——但这一切都不是要义之所在,关乎宏旨的是“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这样的非难,甚至是完全的否定,并不能给予马克思的体系致命一击,而只能有助于揭示出这个体系的力量。”(熊彼特,2003:2,并参看1)

这个体系的力量在于它同时代的本质关联,在于它从思想上牢牢地把握着这个时代,在于它在深度和广度上将思想一直推进到这个时代之本质的最遥远的边缘。因此,如果说像熊彼特那样的说法在往后的年代中一再被重复,那么,这只不过意味着,在这个时代之本质依然贯穿于一切实存之领域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就依然统摄着(在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上主导着)围绕这个时代之本质来活动的“思想体系”。就像萨特声言其存在主义是一种“寄生于”马克思哲学之边缘的体系一样,海尔布隆纳也将马克思主义把握为“……我们这个时代‘必要的’哲学。我的意思是它为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社会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海尔布隆纳,2016:9)至于阿尔都塞,在谈论马克思“不可回避”的影响力时这样说道“马克思之于历史,就如同泰勒斯之于数学,伽利略之于物理学,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学。”(海尔布隆纳,2016:3)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广义的“现代世界”,黑格尔曾将其称之为“日耳曼世界”(第三期),而马克思则会称其为“资本主义世界”。这一世界的形成就其本身而言乃是地域性的,但其现实的生存又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样的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造就一个彻底齐一的(即无差别的)世界,但它确实意味着一个由现代世界的本质所支配和统治的世界—历史格局。关于这样的世界—历史格局,黑格尔会把它理解为世界历史的特定环节“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参见黑格尔,1961:353)海德格尔则将之称为西方历史扩张为世界历史,或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Europäisierung);(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1996:811、1019)而马克思则这样写道:现代资本主义“……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277)

正是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格局构成广义的现代世界,而现代世界及其基本格局又是由这一世界的本质来获得定向并加以规模的。因此,全部问题汇聚于现代世界的本质性——它往往被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虽说关于“现代性”的定义纷繁杂多,但它总意味着在某种立场和某种程度上对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有所道说。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马克思的学说乃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亦即意味着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进入

到批判的把握之中。

在马克思的批判视域中，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是双重的。它的一个方面是“资本”——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它的另一个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既作为技术的本质以实现资本权力的现代扩张，也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如果说，我们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到处可以读到他对资本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这仅仅是因为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共谋的”，亦即在现代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中是共属一体的：就像现代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一样，现代形而上学是在资本的内在性质中获得其指引和动力机制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乃是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如果把这样的批判分割开来，并把哲学批判还原为经济学批判（或反之），都将会是误入歧途的。能够说明这种双重批判之内在关联的一个简要的事实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性把握几乎整全地活动在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经济生活的“理论表现”；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除非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现代形而上学性质能够被批判地把握住，否则的话，通过政治经济学而开展出对资本的批判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看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就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而这一双重批判之所以最终汇聚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恰恰是因为《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最为切近地绽露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及其基本性质，并从而形成与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勾连。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发现了政治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原理（即“劳动”）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最终原理：思辨辩证法“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在马克思作出这个发现之后大约一百年，海德格尔说出了几乎相同的断言——“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海德格尔选集》上卷，1996：383—384）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学说真正说来乃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现代性即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是双重的，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既是对资本（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生活）的批判，同时又是对现代形而上学（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定向的知识体系和观念形态）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样的双重批判之所以是内在统一的，是因为：如果现代形而上学本身未能被批判地突破，那么，任何一种试图批判地把握资本以及由之构造的整个世界就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现代世界的资本内核未能被批判地洞穿，那么，现代形而上学的真正基础也就不可能被批判地触动。因此，就像我们在《手稿》中已经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始定向一样，《资本论》（它的副标题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映出同样的、但无疑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批判，亦即对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双重批判。只有那种对现代形而上学的非批判的观点、那种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当作“知性科学”来看待的观点，才会惊诧于《资本论》为什么从商品出发，惊诧于惯常的商品表象何以能通达资本主义的本质，尤其是惊诧于这样的本质如何可能为“商品拜物教”所掩盖。事实上，人们也许非常熟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唯当这一批判同时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由之规定的知识形态主要是知性科学）的批判时，马克思的整个学说及其批判成果才是真正可能的。

现在需要判定的是：今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世界”立足于怎样的本质—根据之上？是否这样的本质—根据已然脱离现代性的规定而得以重新建基？因而，以批判现代性为

己任的马克思的学说是否已在根基上丧失其“思想母体”的地位而终止其作为“哲学”的存在？一般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困难，因为无需太多的智慧就能清晰地看到：虽然时代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仍然确凿无疑地是由现代性来规定的。在当代世界的总体格局中，正像资本的活动（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依然作为主导的权力支配着整个经济生活一样，现代形而上学（作为技术的本质也作为普遍的观念形态）统治着几乎所有的思想—理论领域，并从而影响到也规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毫无疑问地是，当代世界仍然是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作为本质—根据来获得建基的；同样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批判地把握这一世界之本质—根据的“哲学”，便也在这样的本质—根据起作用的范围内来获得其当代意义。由此可以较为一般和简单地形成关于马克思“哲学”之存在理由和意义范围的判断。海尔布隆纳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理由是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宣称他对这一制度内在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海尔布隆纳，2016：65）而萨特则试图指证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更加广阔的意义范围：只要社会关系的改变和技术的进步尚未把人从匮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哲学”就是不可超越的——它的意义将一直延续到“自由的统治”（自由王国）真正开始的地方，并且在那里才会被“一种自由的哲学”取而代之。（参见萨特，1998：32）这样一些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道出了某种现象实情；但这样一些说法看来又是较为抽象的，因而需要对之作出更加深入的阐述。

二

在把握现代性即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上，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批判性，在于它非常明确地区别于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广义的实证主义一般地采取着知性科学的形式与态度，它固然涉及到并且关联到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本质—根据作为“预设”出现在知性科学中，但它却从未要求去理解（因为它从未试图去批判地把握）这样的预设^①。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把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也就使其先行起支配作用的“预设”逃脱了批判的考察。一个哲学上的例子是，费尔巴哈为构造自己的哲学特别地诉诸“自然科学的直观”；而马克思的追问则直指其预设的根基：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什么自然科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77）一个经济学上的例子则牵涉到斯密和马克思的比照“斯密的见解确实是一种独特的分析，对我们的理解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是，他的分析不是社会分析，因为斯密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特殊的认知扭曲。他看到了社会中的机制，但没有看到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因此，他没有形成用以分析社会的自我‘批判’思想。结果，他对机制的理解，包括对无形之手的理解，受到了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的假设的限制。”（海尔布隆纳，2016：4注^①）在这里约略可以见到的是，非批判立场和批判立场之间的分野在于：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是作为一种无待乎追问的预设呢，还是要求使之进入到思想的检审和把握之中。

“批判”一词之通常的用法包含着一般所谓“拒绝”或“否定”的涵义，这样的涵义在各式各样对现代性有所批判的观点和见解中是确实存在的：从布阿吉尔培尔到西斯蒙第，从法国的重农学派到《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所罗列

^① 关于这种“预设”的一般涵义，可参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参见伽达默尔，1994：110）。

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派别。但是，“批判”一词较为纯正的哲学涵义则是由德国古典哲学（首先是康德）制订的，其原初的和简要的方式可以用“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来表示。例如，《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一方面是澄清人类知识（其主要样式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前提条件：由于康德采用先验方法，因而得到追究的乃是人类知识的先验的前提或条件；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人类知识的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这项工作的结果用康德本人的话来说，即“我为人类的知识划定界限，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在批判方法随后得到推进（特别是通过黑格尔）而取得决定性成就的过程中，虽然其内容和机制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基本涵义却被保留下来了。在黑格尔的方法即思辨的辩证法中，“批判”从根本上成就为“历史一批判”（或可称之为历史的批判）：在一种从根本上为历史原则所贯彻的世界图景中，一切事物都通过其特定的历史性“前提”和“界限”来得到规定，并从而使之被把握为历史的事物。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称思辨辩证法“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316）同样因为这个缘故，恩格斯在解说黑格尔那个貌似极端保守的命题时写道：“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216）在这里得到分辨和估价的，正是黑格尔历史一批判的辩证法，是这种方法之批判的和革命的意义。黑格尔的历史一批判因而被称为“划时代的历史观”，被称为马克思学说即新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42）

虽说思辨的历史一批判只有经历一场彻底的哲学革命才能成为马克思批判方法的基石，但我们已经可以从上述的讨论中识别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要义和尺度了。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立场来说至关重要是：现代经济生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现代世界，乃至于这个世界的本质—根据，都是（而且不能不是）历史的事物。用日常的话语来说，历史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鼎盛时期，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用理论的术语来说，批判的立场就在于澄清现代世界及其本质—根据的历史性前提，并把握其历史的限度。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难道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开展出对现代性的批判吗？只是在这里，“批判”已不再具有那种单纯否定或一味拒绝的含义，而是最坚决地要求对历史事物（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历史的、因而是批判的分析和把握。因此，一方面，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当代学者都会承认，以批判资本主义而享有盛名的马克思，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成就给予最多肯定的批判家——因为这一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对历史的事物既作出历史的肯定，又作出历史的否定。另一方面，作为知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由于缺失批判的一维，所以对于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经济生活过程，既无能知晓其历史的前提，又无力去把握其历史的限度。于是，由空疏理智所构造的抽象的一般，就抹杀了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或历史阶段上得以生成并获得规定的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3）

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首先是作为对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批判立场）在这里显现出它的优越性：由于这种批判立场牢牢地把握住了现代世界之历史的前提和历史的界限，所以它有理由作为一种“潜能”在思想的广度上统摄由现代性所支配的整个时代；但这种“潜能”要得以“实现”，则要求持此批判立场的学说在特定的原则高度上展开，而思想唯在此原则高度上方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成为可通达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能够标识这一

原则高度的理论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为正是这一历史理论，构成系统地深入到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中去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方法。虽说不少当代学者及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一点，但20世纪的大家海德格尔则就此给出过一个及于根本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选集》上卷，1996：383）在这里得到表述的核心是：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而以胡塞尔和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海德格尔本人与之有着切近而独特的关系——则还远远地疏离于并且隔着历史事物的本质性。

体会到“异化”乃是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思想界的基本特征之一。伽达默尔在《20世纪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指证说，在黑格尔对主观精神的批判中依然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此时已不再是认识与异己的客观事物的“和解”，而是“异化本身”；也就是说，“……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整体不再表现为精神，而是处在它顽固的现实中，或者用一个日常的词说，是处在它的不可理解性之中。我们可以想一下以下这些不可理解的现象，如货币、资本以及由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我异化概念等”。（伽达默尔，1994：114）一般来说，“体会到异化”总是意味着某种批判性的观点，例如我们会把卢梭或蒲鲁东的观点，以及狄尔泰或基尔凯郭尔的观点看作是对现代世界有所批判的观点；然而对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来说，全部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正在于：将“体会到异化”一事引入到（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此种深入通过唯物史观来达成，因而此种深入的要求与实行就共同构成马克思学说所特有的原则高度。

所谓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最为切近地关涉到“现实”这一概念（特别是社会—历史之现实），因为自黑格尔以来，所谓“现实”（不同于单纯的“实存”或“事实”）是指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指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单纯的“实存”或“事实”是可以透过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而“现实”则意味着实存中本质的东西或展开过程中必然的东西；所以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中，“现实”概念不是出现在“存在论”（一译“有论”）部分，而是出现在“本质论”中。（参见黑格尔，1976：177—180）当这样的本质即实体性内容本身完全被排除在知识之外时，知性科学也就避开了真正的现实而成为仅仅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外部反思并不深入于特定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于是就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黑格尔确实有理由把外部反思称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并且正是他通过对主观思想—外部反思的持续不断地（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开辟出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马克思无疑是决定性地反驳了黑格尔将“现实”最终归结为“理念”的思辨形而上学，但正是这一反驳决定性地纠正并拯救了黑格尔现实概念的两大遗产：（1）真正的现实或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是主观思想—外部反思根本不可能通达的，也就是说，它总是落在空疏理智或抽象知性的视野之外；（2）历史事物或历史现象的本质性植根于广义的社会现实的领域，这一现实是通过社会—历史之实体性内容的具体化来获得规定的（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将抽象法和主观法的本质性引导到“伦理的领域”之中，亦即引导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其中活动的那个领域之中）。由于批判地占有了黑格尔哲学的遗产，马克思才得以在其历史理论中

重建“社会现实”的概念，并使通达历史事物的本质性在原则高度上成为可能的。因此，在某种可以形成比照的意义上，海德格尔说“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样的哲学完全误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2001：53）

唯有真正现实的观点（它决定性地超越于单纯“实存”或“事实”的观点^②）才有可能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因而也才有可能摆脱主观思想—外部反思的局限性（知性科学就被封闭在这样的局限性之中），并在思想—理论上达到这样一个原则高度：在此原则高度上批判地把握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方始成为可能。唯物史观就是标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如果说一般的知性科学尚未达到（甚至还无法想象）这样的高度，那么，马克思的学说就有资格继续保持其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母体”的“哲学”地位，因为它的批判使命就是把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知识样式一再遮蔽起来的晦暗本质揭示出来，换句话说，使之向可能的思想敞开出来。但是，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时代之思想的可能性，与其说是就其作为现成的结论而言，毋宁说是就其作为思想武器、作为分析工具、作为批判方法而言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现代世界本身作为历史的事物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是因为当现成的结论被现代性知识形态硬化为抽象原则（即公式或教条）时，在这里出现的就只能是一些抽象原则的外部反思的运用，亦即将之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这不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是它的反面；这样的外部反思不再能够开启思想，而适足以成为思想的障碍。就此而言，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正统”特别地把握为方法的宣言是有意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卢卡奇，1992：47—48）方法从根本上说意味着某种“实行”，而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则意味着开启出一种深入于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思想，并且最坚决地要求将这样的思想付诸实行。

三

如果说，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那么，正像这一批判的原则高度在一方面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一样，它在另一方面是以一种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为实践定向的。不消说，这两个体现马克思批判立场之原则高度的基本方面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至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不消说，只要将这两者分割开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筹划就都是不可能的。

由于对现代世界的批判（就广义的“批判”而言）并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所以通过历史性的比照就很容易形成对不同批判立场的分辨与估量。如果说“社会主义”已有将近500年的历史，那么大体可以说，在现代世界刚刚诞生之际，对于这个世界的批判性意识就已然开始萌动了。我们在这里无需去追踪这一漫长的批判的历史，问题的焦点被恩格斯简要地概括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个短语中了。即便对现代世界的早期批判并

^② 关于“现实”的观点与“事实”的观点之比照，卢卡奇有很好的说明，可参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1992：52—57）。

不都是社会主义的，但马克思以前的批判家却都是空想主义的。事实上，最初的那些批判家不止是空想主义的，毋宁说还首先是浪漫主义的。

浪漫主义一词赋有特征的含义是表示一种返回运动，一种向古代世界的返回运动（参见海涅的《论浪漫派》）。这种返回运动意味着理想化了的古代世界，无论这一世界是被称为黄金时代或白银时代，还是被称为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因此，对现代世界（或现代性）的浪漫主义批判，总是要求着返回并肯定一个远古或近古的时代——一个禁果未食大道未废的时代，或一个小民怡然鸡犬相闻的时代；并因而也总是要求着脱离并否定一个“现代”，即一个已然由现代性所支配的时代——或者是卢梭称之为“金和银、铁和谷物”开始统治的时代，或者是海德格尔称之为“进步强制”（生产强制和需求强制）的时代。就这样的现代性批判要求返回某种理想化了的古代世界而言，它是浪漫主义的；就这样的现代性批判要求脱离（“跳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而言，它又是空想主义的。正是这种空想主义又反过来规定了各种浪漫主义批判的实质，就像黑格尔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末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黑格尔，1961：序言12）

具有原则高度的现代性批判不是在“私见”中，而是在“现实”中立足的；并且正是由于这样的立足点，马克思的学说就把对现代性的浪漫主义批判和空想主义批判归结为主观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观点可以是批判的，但这样的批判必然是缺失原则高度的，因为它试图“跳出”时代并“逃离”现实，因为它试图仅仅通过从头脑中摆脱“重力”的观念就能够免于摔死的危险。但是，一种不以超越时代和拒绝现实为己任的哲学有可能是批判的吗？它难道不是将立即沦落到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中去吗？这样的疑惑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现代性意识形态所笼罩的世界中，思想—理论的领域确实被划归为截然分立的两端：它的一端是主观主义的批判，它的另一端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卢卡奇很正确地指出：正是物化意识本身必然绝望地陷入到拙劣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空想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中：一方面是意识成为事物运动的完全被动的旁观者；另一方面是意识认自身为一种能够由主观意愿来驾驭自在事物之运动的力量。这样一种分立（或对立）在康德哲学中得到权威的形而上学表述，甚至连黑格尔也未能最终摆脱由这种分立而来的两重性的禁锢。（参见卢卡奇，1992：137—138、89—90、67—68）

解除物化意识的现代形而上学对立，使得对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批判上升到真正现实性的原则高度，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被达成并且被牢牢地把握住了。全部问题的焦点在于现实本身作为历史运动的展开过程，在于这种现实运动的过程在其特定阶段上的自我否定或自我批判，在于特定社会（在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实在主体”（或“主体”）的自我运动；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只不过是这一进程之被自觉地意识到了的形式，亦即这一历史性实践之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理论形式罢了。在这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实质决不在于主观思想能够“跳出”时代而对现代世界“自由地”构成某种批判，而在于现代世界本身作为“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批判，在于植根于现实的时代思想通过意识到了的行动而参与到这一历史性实践之中。因此，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的那样，现存的事物决不无条件地就是现实的。“现实”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在这样的意义上，立足于“现实”也就是立足于“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如果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本身在其自我运动中

必然产生出使这一时代解体的决定性条件，而这样的条件同时又将自身展开为新时代的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这与试图超越时代的主观主义批判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于马克思来说，一种新文明类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现实的可能性唯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运动，在于构成这一世界之现实基础的运动不能不导致它的自我否定。正是基于这一点，即使是稍有见识的学者或评论家也不会以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单纯主观的向壁虚构了。如熊彼特所说“然而，尽管马克思的论据和推论的毛病在过去多于现在，但他的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他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我相信这是对的。我把这个在1847年就揭示出的结论称为深刻的远见，这不是夸大其辞。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话了”。（熊彼特，2003：41）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又是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来制订方向的，而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唯植根于现代世界的自我运动或自我否定之中。因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的学说，完全不同于空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它决不用“善良意志”或单纯的“应当”来虚构社会革命的目标，也不通过主观的想象或感伤主义的怀旧将未来世界的前景设定在遥远古代的回光返照中；另一方面，由于在马克思看来，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是从现代世界本身的运动中产生的，是植根于这一世界之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中的，所以，这种新的文明类型（无论它经由怎样的道路来达成）总以“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767、769）为基本前提。如果说，体现此一原则高度的现代性批判在《资本论》中得到最为系统而充分的阐述，那么，其基本立场甚至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就已明晰地显现出来“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294）这个命题立即会使我们意识到，在浪漫主义或空想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中，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恰恰被设想为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唯当自我异化的扬弃被把握在自我异化之现实的基础之中时，现代性批判的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方向才能被真正终止。在这样的视域中，“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298）

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高度不仅体现在它决定性地脱离现代性批判的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方向，而且体现在它坚决拒绝成为某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两个方面统一地奠基于马克思关于历史现实的根本性理解中。然而，上述后一个方面即终止“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要求却尤其被遗忘了，确切些说，是被现代性意识形态及其知识样式极大地遮蔽了；其结果不仅是将特定的历史行程（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加以机械论的丑化，而且是对这一被抽象化了的行程进行大规模的外部反思的运用。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反驳者似乎都落入到此类“历史哲学”公式的巢臼中去了：就像前者试图将这样的公式先验地强加到任何经验内容之上一样，后者则举出无穷无尽的经验内容以便证伪这一公式并谋求另外的公式——他们都把历史哲学的先验公式硬塞给马克思了。关于这种曲解，事实上马克思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时说得更清楚不过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

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341—342）务请那些将马克思学说变成历史哲学公式的人三复斯言，并且思索一下：马克思何曾像无头脑的自由主义者那样断言，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一切民族的历史；马克思又何曾像无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那样断言，必令一切民族的历史成为西欧的历史以便最后齐一地抵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马克思之所以拒绝作为“万能钥匙”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恰恰是因为：它是“超历史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342）

此间的要义并不在于“历史哲学”这一用词，也不在于马克思在这里或那里说了些什么，而是在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及与之本质相关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基本性质。正是在此基本性质中，体现出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性批判）之原则高度的两个方面（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定向）内在地统一起来了。如果说，马克思在一般历史理论因而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一些“科学的抽象”或“历史的概述”，那么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使之成为先验的原则以便来进行外部反思的运用，而仅仅意味着实际地由之引导到社会—历史之实体性内容在其中活动的那个领域，并且意味着实际地启用在这个领域中能够大有作为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方法。如果说黑格尔在本体论上使“实体—主体”神秘化（真正的现实等同于理念），并因而最终使法哲学成为“应用的逻辑学”，使历史哲学成为“神正论”，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除非“实在主体”在本体论上被把握为既定社会（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特定社会）的自我活动，除非在理论方法上使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19、24），否则的话，就不可能解除思辨方法的神秘性并启用深入于真正现实的批判方法。既然马克思的方法建基于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既然实在主体乃是既定社会或一定社会（它可以是马克思研究过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社会，当然也可以是1840年代的中国社会或当今时代的中国社会），那么，这种方法也就把自己的本质性托付给把握既定社会之实体性内容的具体化研究了。因此，马克思的方法不是一种向着抽象或神秘的普遍者的归约，而是一种向着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的敞开，因而毋宁说它总是指向对既定社会去开展出深入研究的任务。在这样的意义上，那些即便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的“科学的抽象”或“历史的概述”，也不过是一些对实在主体进行研究的初步指引，并且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那样，只是当人们要求去把握既定社会时，困难才刚刚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74）

我们由此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并不是一些可以在修辞或演说中找到的口号，而是一项不断地在我们面前提出的任务，一项由当代的历史性实践所指派的思想任务和研究任务。这样的任务，由于长期以来满足于一些抽象原则及其外部反思的运用，而被严重地荒疏和延宕了。因此，重提这样的任务，以便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术方面，深入地开展出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并以切中社会的现实为旨归，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此而言，雷蒙·阿隆对20世纪两位最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批评看来是颇有见地的。按他的说法，萨特和阿尔都塞还只是提出了某种“中学生的问题”，恩格斯会将之称为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能的；他们没有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真正研究过特定的社会——例如欧洲社会或法国社会。如果说，马克思哲学按其本质来说决不是推诿、反倒是特别地将这样的任务标举出来，那么毫无疑问，对于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就决不

能仅仅满足于“书中得来”的原理和“纸上推演”的结论，而是必须去研究作为“实在主体”的特定社会，尤其是去研究当今中国的社会，并以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为己任。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对于讲中国语的学术来说，就不仅意味着拓展出一个特定社会之实体性内容在其中被具体化的无比广大的研究领域，而且意味着开启出一种深入于社会现实的思想——在外部反思停止思想的地方才得以开始的思想。

然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还不止于此。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挫折。当一般的意识形态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找到其伪哲学的堂皇论证时，德里达为揭破此等虚假观念的浅薄与短视而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幽灵”的拟喻既出自《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又接续并发挥了《哈姆莱特》一剧中那个幽灵（即哈姆莱特已死父亲）的使命——告知真相、发出指令、敦促行动。德里达想要表达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不再具有现实的存在、肉身的存在，但它依然存在，它是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德里达没有意识到（在当时他也不可能注意到）一支现实的、具有肉身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正在当代世界逐渐兴起，正在生机勃勃而且强有力地兴起，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开展出来的历史性实践，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其波澜壮阔的行程中不断地生成（并且将持久地生成）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她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且意味着她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我们且让更久远的历史来对之形成充分的判断和估价吧，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实践无疑将从另一个不同的方面来表明，德里达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当代意义（已不局限于“幽灵”之意义）的上述论断乃是富有远见的“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德里达，1999：21）

参 考 文 献

-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2001，载于《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 《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卷，1996，上海三联书店。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3、4卷，1995，人民出版社。
- 德里达，1999，《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海尔布隆纳，2016，《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东方出版社。
- 黑格尔，1961，《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 黑格尔，1976，《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 伽达默尔，1994，《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 拉宾，1981，《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人民出版社。
- 卢卡奇，1992，《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 萨特，1998，《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
- 熊彼特，2003，《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鉴传今）

•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

Marx' s 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World

Wu Xiaoming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Marx' s thoughts consists in his firmly principled critique of modernity , which sheds critical light on the essence and ground of the modern world insofar as this is what modernity is referred to. Such essence and ground is simultaneously capital and modern metaphysics , the former as a material force endowing modern economic life with an overwhelming power , and the latter as both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and a comprehensive set of ideas provi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world with necessary enframement.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Marx' s critique of modernity a dual one. Since the essence and ground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re still determined by modernity , and since Marx' s critique of modernity is particularly firmly principled , Marx' s “philosophy” still pertains to our time , acting as its “matrix of thinking” , or more precisely , ordering and configur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sofar as the way of questioning and the domain of meaning are concerned.

Marx' s Critique of Liberalist Values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u Xiangdong

There are various dimensions in terms of Marx' s critique of liberalist values , which can be represented as a process of logical deepening from the concrete to the abstract and then returning to the concrete. In *On the Jewish Question* , Marx discusses some iss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 citizen righ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political emancipation , and analyses liberty , equality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German Ideology* , Marx (and Engels) puts forward the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t values , reconstructs the explanatory paradigm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the view of practice , and criticizes utilitarianism so as to undermin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liberalist values. And in *Capital* as well as his manuscripts based on 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 and mode of production , Marx analyses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values including liberty , equality , ownership and capitalist production , exchange and circulation , and then presents an immanently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f liberalist values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que. In a word , Marx' s critique reveals the essence of liberalist values and its internal defects , and provides the bas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with regard to our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liberalism , grasping the immanent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ity and its possible prospects.

From the Effective-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o Ideological Criticism

——The Hermeneu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 s Philosophy

Yang Haifeng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 *Vorurteil* has its legitimacy of existence , and become an insurmountable precondition in the explanation. The fusion of the field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preters' circumstances and the relic itself , forming an effective-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existence which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 both of the *Vorurteil* and effective-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re restricted by the particular socio-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ideology.